

· 高晓声研究书系 ·



高晓声研究

评论卷

高晓声文学研究会 编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高晓声研究书系·

高晓声研究

评论卷

高晓声文学研究会 编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晓声研究 / 高晓声文学研究会编.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399-6931-2

I. ①高… II. ①高… III. ①高晓声(1928~1999) — 生平事迹 ②高晓声(1928~1999) — 文学研究 IV. ①K825.6 ②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17905号

- | | |
|-------|---|
| 书 名 | 高晓声研究 |
| 编 者 | 高晓声文学研究会 |
| 责任编辑 | 孙金荣 |
| 特约编辑 | 长 岛 |
| 出版发行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jswenyi.com |
| 经 销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无锡市长江商务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0×1230毫米 1/16 |
| 印 张 | 49.75 |
| 字 数 | 768千字 |
| 版 次 |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5399-6931-2 |
| 定 价 | 78.00元(共二册) |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高晓声研究书系》编委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顾 问	刘灿放	张力航	范小青	薛 锋	
编委会成员	丁保林	毛定海	石 湾	江建文	刘建峰
	刘祥安	朱净之	李怀中	陈志伟	陆克寒
	汪 政	陆林深	吴周文	杨洪承	张迎军
	罗志平	曹志伟	黄小初	谢燕红	程中伟

《高晓声研究》(评论卷)

执行主编 李怀中 谢燕红



高晓声在写作

前 言

我们以缅怀的心情和审慎的态度，编辑这套《高晓声研究》资料。

高晓声（1928—1999），江苏常州人，当代著名作家，生前任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委员会名誉委员、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有《79小说集》、《高晓声1980年小说集》、《高晓声文集》（四卷本）等著作数十部行世。高晓声1928年7月出生于武进县一个耕读农家，曾先后就读于武进县郑陆桥小学、江阴县澄西中学、武进县鉴明中学、私立上海法学院经济学系；1949年6月入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无锡惠山），1950年5月至1952年6月，在苏南文联从事编辑与创作工作，1952年7月至1957年4月，先后在苏南文化局、江苏省文化局任文化科员，1957年5月进江苏省文联创作组，专事文学创作；1957年6月，因参与组织、筹建“探求者”文学月刊社而被打成“反党小集团”成员，同年12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遣返原籍武进乡村；1962年被安置在武进县三河口中学任教，“文革”再受冲击与审查；1979年4月获平反，11月回江苏省作协创作组，直至1999年7月不幸病逝。

高晓声一生坎坷，命运多舛，在极左政治统驭年代，长期饱受政治运动的摧折与打击，伤痕累累，沉落于民间底层，与亿万农民一起经受着大悲剧、大苦难。新时期来临，他得以重返文坛，以手中笔，用文学叙述的方式，表现了底层社会的命运与悲情，表达了底层大众的心声与期盼。“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他以幽默而机智的文笔，追索人物命运背后的国民性因素，精妙幽深，入木三分。他的创作由此接续鲁迅开启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传统。他的《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等传世之作，成为新时期文学的经典文本，业已载入中国文学的辽阔史册。

作为成果斐然的中国当代文学代表性作家，高晓声的成长经历与文学道路，不惟具有个体性质与意义，也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历史蕴涵与价值。其丰硕的文学文本，凝聚着深广的社会—文化内容和艺术—美学意蕴。而读者与学界对作家生命历程的寻索与归纳，对作家文学创作的审察与阐释，无疑是当代文化建设及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义项之一。高晓声研究在作家生前业已展开，并获取了不俗的实绩；而在作家身后，依然绵延前行，虽因时潮迁变、话语转换而时有浮沉，总体说来则是扎实掘进、步步深入——此种局况，也佐证着高晓声及其文学创作具有超越时限的价值与魅力。

我们将作家与家乡之间深切的精神关联与情感共振，概称之为——“文化血缘”。作家高晓声的文学之路，无疑受惠于家乡常州地域文化的滋育，而其文学创作自然吸纳地方文化的元素与内涵，从而表现出显著的乡土性与地域性。无论是“陈家村”故事，还是“草塘浜”景象，抑或是李顺大、陈奂生等小说人物，均活生生、鲜崭崭地呈现着常州武进、苏南乡村的风土人情，飘逸着素朴而绵长的“土气息泥滋味”（周作人《地方与文艺》），表现出高晓声这位“地之子”深厚沉郁的乡土眷恋——这是作家对家乡的深情回馈，他对她的叙述凝定为文学文本，使她获得某种美学品格，并在历史与世界的辽阔时空坐标中，获得永恒性。

即此而言，作家高晓声及其文学创作，是当代常州对中国文学的一份特殊贡献。作为二十世纪中国乡土文学的重要作家，高晓声的创作标志着“新时期”以来迄今为止常州文学的高度与业绩。斯人已逝，他永远留驻在20世纪末的光照里；但其文学精神与文学价值，却如经年老酒，历久弥醇。探究作家的文学道路，阐发其文学意义，以资文学与文化建设之科学发展，实为常州文界与学界职分所在。基于此层认知，2012年初常州工学院成立高晓声研究中心，同年10月江苏九洲投资集团、常州工学院等发起成立常州市高晓声文学研究会。研究中心与研究会合休协作，首批确立的研究项目即有：《高晓声研究》资料。

本资料汇编分“生平卷”、“评论卷”。“生平卷”所收文章侧重于记载高晓声生平事迹，材料既有见诸报刊者，也有首次面世者；其间既有作家自述，更多是作家亲友、同事、同行回忆文字，记载多属与作家生前亲身接触内容，原文原貌，编者不作改动（除明显文字错误外）；所选口述材料，整理时尽力保持原味。本卷编录宗旨，是为理解作家、知人论文留存可资利用的一手材料。篇目编排，大体依作家生命行程为主线；至于内容真误，编者不作考证，读者自辨，引者自酌。“评论

卷”所收多为报刊登载有关高晓声研究之论文，依发表时间先后排列，以冀展示数十年来高晓声研究基本面貌；一些权威文学史及小说史相关评说，集为一辑，读者自可比照解读，由此略识高晓声及其创作的文学史意义；至于高晓声本人有关自身创作及文学问题的论说，特辟一辑，读者藉其“自身说法”或可察见其文学观精要。编者对所收论文及其他评说，一律原本照录，不置议论。选录研究成果，呈示研究现状，以期研究深化——此为本卷编录宗旨。

作为编者，完工之时，我们向所有作者诚挚致谢！而令我们犹存惶恐的是：尚有不少高晓声生平资料与评论材料，因本著篇幅有限等原因，无法悉数收纳——在此唯有致歉！补遗与改进的工作，只得留待“续编”。

高晓声文学研究会

2013年12月

目录

contents

前 言	001
高晓声小说的艺术特色	雷 达 001
听高晓声的“农民”组曲	严文井 006
涤荡人物灵魂中的封建污垢	李 纪 015
在现实主义的探求道路上	杜文远 许墨林 陶伯华 019
试论高晓声短篇小说结构艺术	沈国芳 035
对真善美的探求	刘景清 043
论陈奂生——什么是陈奂生性格?	阎 纲 053
高晓声论	范伯群 069
陈奂生论	范伯群 082
高晓声和“鲁迅风”	时汉人 096
高晓声创作简评	[英国]约翰·契纳雷 109
江苏“探求者”小说流派在形成中	叶公觉 113
文坛三人行	叶公觉 118
高晓声与赵树理的比较研究	栾梅健 126
在俯瞰陈家村之前	王晓明 136
高晓声和喜剧的自觉	李园生 150
小中见大 遗貌取神	王同书 161
高晓声的探索和他的实验小说	周志德 168
《青天在上》与高晓声文体	钱中文 175

又见陈奂生·····	陈思和	188
大众化:高晓声的艺术旨归·····	栾梅健	194
作品的构造·····	刘伟馨	203
“陈奂生战术”:高晓声的创造与缺失·····	王 尧	209
“探求者”与吴文化·····	徐采石	215
高晓声的小说世界·····	黄毓璜	228
在精英、农民与智者之间·····	段崇轩	236
高晓声的小说及其“国民性话语”·····	刘 旭	249
乡土意识及其身份根源·····	李徽昭	263
农民的“尊严感”及其表达困境·····	赖英晓	271
用算盘写作的作家·····	王彬彬	287

附录一 高晓声自述

且说陈奂生·····	299
《李顺大造屋》始末·····	304
生活、目的和技巧·····	311
扎根在生活的土壤里·····	318
读古典文学的一点体会·····	324
谈谈有关陈奂生的几篇小说·····	331
就教于世界文学研究者·····	342
我的第一篇小说·····	345
我的小说同民间文学的关系·····	348

附录二

文学史中的高晓声·····	359
---------------	-----

附录三

“探求者”文学月刊启事·····	368
“探求者”文学月刊社章程·····	372

附录四

高晓声著作要目·····	375
--------------	-----

高晓声小说的艺术特色

雷 达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三个年头，在文学解放运动的浪潮中，短篇小说领域里出现了一位值得重视的、擅长描绘农村生活的能手——高晓声。凡是读过他的作品的人，都被他的小说中深切的生活真实和浓厚的生活气息，深刻独到的见解和丰满厚实的人物形象所吸引，所感染。高晓声以他独具的眼力，从社会“生活的大书里扯下几页来”（别林斯基语），然后又把这几页合在一起，奉献给读者，不啻给我们提供了一幅粉碎“四人帮”前后中国农村生活的风俗画。他在短篇小说的形式里，填进了比较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创造了不少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

其实，高晓声并不是一位文学新人。早在50年代之初，他就开始写作了。后来，由于“探求者”一案，他突然被打入生活的底层，几乎二十多年一直在农村，备受折磨。然而，这一段坎坷艰难的生活，却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天然的准备。在农村，他不但观察，更在时时体验，他不必特意“交朋友”，而是“个中人”，他的悲欢与普通农民息息相通。这就是他的作品中的人物那么维妙维肖，生活气息那么丰沛的根本原因。说到艺术特色，也许他作品中那种强大的客观生活实感，是其最突出、最重大的特色了。

高晓声的小说是在“替农民说话”，是在艺术地探求农民的命运，是在强烈地表现目前农民的苦衷、热望、爱憎和理想。然而，不同的作家对现实生活感受和理解的角度和重点不同，因而表现生活的方式、角度和手法也就不同。高晓声有他自己独特的方式。他要替农民说话，但他恪守着必须用艺术形

象说话的准则。他是通过干预人的灵魂来达到影响生活的目的的。他的作品并不是远离政治的田园牧歌，相反，其中包含着十分尖锐的社会问题。不过，他的小说中的“问题”和“见解”是他独特地从生活的复杂关系中提取的，而又紧紧地与艺术形象拥抱在一起，带着生活的露珠，充满着生活本身强大的逻辑力量。他的小说，可以说从各个生活的侧面、断面及细微平凡之处，发现了和提出了各种各样发人深思的社会问题。他敏锐地发现了问题，却又含蓄地、委婉地、真切地表达出来。

《李顺大造屋》，不过写了“造屋”这么一个农村最常见的现象。房子能否建造起来，一般人会想到许多直接的、表面的原因。比如穷，比如建筑材料的困难，比如无力“走后门”之类，可是高晓声以忍辱负重的李顺大为主角，以“造屋”为贯串线索，以毋庸置疑的真实性，概括了近三十年农村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幻，沉痛地倾听了农民在极左路线和错误政策干扰下的苦境。我们从李顺大这个忠厚、善良、勤劳的人物身上，所认识到、联想到的东西还会更多、更广，他甚至使我们陷入对三十年历史的回顾之中。李顺大，是小人物；造屋，是小事情。可是，小中寓大，浅中寓深，这就是高晓声通过揭示灵魂而产生的效力。《“漏斗户”主》也许更深沉凝重。像陈奂生这样的缺粮户，不久以前，走进每一个生产队里都会遇见的。陈奂生何以缺粮？作者历历写来，在性格的刻划中，条分缕析，把造成陈奂生性格及其缺粮的各种原因，和盘托出，揭出了“这一个”人与十年来颠三倒四、倏忽万变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内在联系。作者始终是把社会问题交溶在人物的灵魂世界里，“暗示”给我们，而不特别的指点出来。《周华英求职》何尝不是如此！这篇小说写的绝不仅仅是个劳动权的问题，它要深刻得多，广泛得多。周华英不过是个在不正常的人与人关系的夹缝中挤扁了的可怜的小人物而已。

透过小人物，折射出了大问题。善于在平凡单调的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小人物的性格、命运中，发现并揭示重大的社会主题，是高晓声的特长。“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恩格斯语）。高晓声是这一艺术规律的努力实践者。他把作者观点的隐蔽与作品思想的明朗较好地辩证统一起来了。

具有不见人工斧凿痕迹地再现生活的本领，也许是高晓声的小说给我们的另一个突出的印象。在高晓声的大部分作品里，生活仿佛是以原始状态的

复杂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作者“不敢稍加穿凿”似的。本来，短篇小说反映的是生活和人物性格的一个横断面、一个纵剖面，很难没有分割之感。可是，在高晓声的笔下，让人感到了生活的复杂性、完整性和内在的联系。应该说，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艺术境界。这里略举《柳塘镇猪市》和《漫长的一天》的特点。前者的内容着重写公社书记张炳生大半日的活动，从多方面揭示这个基层干部的复杂的内心世界。可是，这篇小说包含的内容又是何其丰盛！它以“猪市”行情的变化为枢纽，等于剖开今日江南平原小镇的一个风俗断面，牵引出多少棘手的问题：猪的收购问题，人的安排问题，社办企业的方向，干部的作风……；点染出各色人物的面目：张炳生的正派干练，李金生的龌龊下流，姚经理的精于世故，肉站掌柜的商人嘴脸，还有刘玉梅这个颇为复杂的少妇。读这样的作品，我们如同亲历了一番江南小镇猪市的喧嚣，公社的各种恼人的日常纠葛。《漫长的一天》的容量也是相当的大。虽然小说只从一件邻居打架的小事入手，但几乎牵出了公社、农村邻里、社办工厂乃至县委各级组织的复杂关系——当然是人与人的复杂关系。正直的公社书记刘和生，虽有整顿的决心，可是，以书记之尊，居然对他管辖下的一件恶棍行凶的打架事件无能为力，鞭长莫及。弱者冤气塞胸，强横者逍遥法外，“后台”纵容，上下掣肘，真令人望而生畏。这实在是漫长的一天，艰难的一天，令人扼腕顿足的一天！读完小说，我们的心情倍感沉重：怎样才能战胜生活中顽固的习惯势力、腐朽势力？怎样才能整顿扭转这十年浩劫之后的农村中种种不正常的关系呢？这篇小说，主线是处理打架事件，作者却巧妙地把公社各种日常事务合情合理地编织到作品之中，简直使饱满的生活要从短小的艺术形式中漫溢出来了。作者对农村生活极热悉，笔锋触处，处处有生活，处处有矛盾。作者的一支笔，在生活的大海中运转自如，矫若游龙。在高晓声的调色板上，生活不是单调的，而是五光十色，叫人目不暇接的，他能把复杂的矛盾统一到单纯的画面中。

当然，艺术的中心是人。高晓声的写人，即或次要人物，往往用笔不多，便使形象鲜活。此中奥秘何在？我以为，他的写人善抓特征，善于精选极富个性化的生活细节是其特色。如《“漏斗户”主》及其续篇《陈奂生上城》中之陈奂生，便堪称为典型人物。作者写他，不靠惊人的举动或紧张的心理，仅出之以细节的描绘，内心的微妙变化；对话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句，甚至几个

字。在“包队干部”的土政策下来，陈奂生又一次失望时，我们只听他禁不住沉重地叹了口气，“唉”了一声。后来，“三定政策”落实，又听他盯着队长问了一声“凿定了吗？”按着，是几句简短的问答，是纵横的热泪，如是而已。大量的细节的巧妙组合。如其夜间串门，那“好像隔着关了的大门，还听得到夜空中传来他的饥肠辘辘声”；如其偷售五斤黑市粮以换盐后的自谴心情，都有震撼人心之力。他那“投煞青鱼”，尾巴一搨，向前直穿的形象深深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了。至如续篇《陈奂生上城》，更属绝妙。拆开来看，也不过是靠“卖油绳”的顺当，买新帽的落空，县委书记的“厚待”，高级“招待所大亏本”之后的复杂心理，归途上的喃喃自语之类的细节砌成，但作者把细节用活了，把人物写得更内在、更细腻、更个性化和恰如其分，故而才给我们活画出了一个安分、勤劳、忠厚却又多少带点阿Q精神烙印的丰满形象。

高晓声很注意对农民的个性剖析。而个性，在他的笔下也并非“莽撞”、“温柔”、“急躁”一类的外部标记，个性本身也有其固有的复杂性。仅以他笔下的三个年轻女性：周华英（《周华英求职》）、刘新华（《拣珍珠》）、刘玉梅（《柳塘镇猪市》）来说，三女个性迥异。周华英的懦弱、轻信；刘新华的爽朗、热情；刘玉梅的貌似轻佻而实自尊自重，泾渭分明，绝难混同。这显示了作者在人物创造上的追求和功力。上述三女的创造，甚至使人想到作者是否在学习《红楼梦》对“元迎探惜”四女的创造。例如，《柳塘镇猪市》里的刘玉梅，是个次要角色，着墨不多，竟写出其复杂性。她模样俊俏，又做过推销员，名声不太好，被目为“裤腰带扣得不紧”的坏女人。清晨叩见公社书记的一幕，从敲门、扭身、撒娇来看，风骚之态可掬。然而，倚门回首说的几句话，却又沉痛之至，道出了难言的隐衷，希望安排工作的心情。作者步步写来，终于使我们看清，这个女人貌似轻浮实际上有着一颗可贵的自尊心。诚如老于世故的姚经理所说：“一个女人，生得好看，像一朵花，蜂来了，蝶来了，也并不是花叫他们来的；怪花，也冤枉，她心里还不知苦楚到什么程度呢。”所谓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其实并不神秘，那就是人物性格内在的矛盾而已。如写刘玉梅，就写出了她的表象与内心的矛盾。只有把握了性格的矛盾，才能写出活生生的人物形象。

如前所说，高晓声的小说真实自然，仿佛信手拈来。事实上，这种艺术境界正是对生活原型进行了精心加工、艰苦提炼的结果。在谋篇结构，情节、语

言上，作者都是花费了一番苦心的。《李顺大造屋》以“造屋”为关目，贯串全篇，手法高明；《拣珍珠》的情节转折出人意料，又极合乎生活的内在规律；至于《柳塘镇猪市》、《陈奂生上城》，貌似断线之珠，其实是一种联珠式的细针密线的结构，用一条内在的线索贯串了多方面的生活。在《漫长的一天里》，一日之长，刘和生书记竟未能走完半条街，纷繁斑驳的生活被压缩在半条街的行程之中了。高晓声的小说，形成一种“中西合璧”式的结构和语言特色。他的小说很难作为首尾完整的故事讲述，侧重于心里描叙，人物的内心独白也不少，但又能以朴实凝炼的语言从容叙来，如与老农晤谈，十分亲切。

高晓声的小说，是农村题材短篇创作上的重要收获，它以创作实绩，为深刻反映新时期的农村生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高晓声不愧是一位艺术王国里的辛勤的探求者。祝愿高晓声同志在80年代取得更丰硕的创作成果！

原载《光明日报》1980年6月11日

听高晓声的“农民”组曲

严文井

五十三岁的高晓声有四十多年生活在农村里，他以两种（或者是多种）身份在农村经历了两个时代。他熟悉农民，就像鱼熟悉水一样。他探求彼岸，怀着一腔渡己也渡人到彼岸的热情，却被误会了很长一段时间。最近二十几年，是作为惩罚把他放逐到农村的，日子当然不会轻松。但是，这是把鱼放回了水里，可能惩罚者没有想到这一点。

在这个二十几年里，看来高晓声是失去了许多东西，可是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却不断有所得，得到许多比失去的东西更宝贵的东西。这些东西也许正是他所探求的。他透彻地了解了农民，懂得了他们的灵魂，这是下乡体验生活的人们所做不到的。

现在，恢复了高晓声被剥夺的权利，这也许是“时来运转”吧，长时期被禁止歌唱的高晓声又可以歌唱了。

虽然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体弱多病的小老头了，可是他既不颓丧，更不绝望。他甚至有些感激，感激那些苦难，那些苦难磨炼出他的信心，帮他看透事物；他感激人，不加括号的人。

他歌唱农民，态度坦率得惊人，感情真实得出奇。一件简单平凡的小事，只要被他道出，其中既有悲，又有喜，复杂得使你不知道是哭好，还是笑好，得费好大一个劲儿去琢磨。他的体验和思考，真是深得出奇。

他的唱法很特别，没有华丽的花腔，没有震耳的高音，倒有些像在叹息。但要分辨清楚这个“唉唉”声，究竟是感叹，慨叹，还是赞叹，可也不容易。各

人听了都有感受，然而各有各的感受，无法统一。

我也试着谈一点自己的感受。

请允许我继续借用一个音乐名词，把我喜欢的高晓声几篇短篇小说合在一起称为一个“组曲”，并且标题为“农民”。我没有向音乐家请教，也没有查音乐词典，在不知道“组曲”应该包括几个部分，和怎么个组法。我采取了这样一个不学无术的粗暴行为，其实是想把自己的印象组织一下，纯粹为了自己写文章的方便，希望得到作者和读者们的宽恕和容忍。

谈我的感受，就不免要反映出我自己的主观性。

姑且让我把这个“组曲”分为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想称之为“引子”，比较短，没有小标题。其余四个部分，是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总标题寓意的展开，每部分都略微长一些，各有一个小标题。

“引子”开始了。一组弦乐器轻轻地奏出了一个乐句，这来自一个听来耳熟的民歌，大概是江南的民歌。它柔和，但是有刚强寓于柔和之中；它质朴，但是和一种不易察觉的细腻结合在一起。一个农民的形象被引了出来。

这个形象，乍一眼，好像在哪里见过。鲁迅描绘过他么？赵树理接触过他么？细细辨别一下，可又不对了。他是这么富于特色，这么新鲜。不，过去未曾见过。

这个形象正朝着我走过来。突然一下，他变成了复数，变成了他们。他们多得令我震惊，好长一段时间里，我分辨不清他们各个人不同的面孔。在逐渐习惯了那些特有的乐句之后，我终于认出了李顺大、陈奂生、黄顺泉、刘新华、李国明和李大婶等等。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音量突然大了起来，不同的乐器声都卷进来了。这个刺耳的变化使我更加感到震惊，决定李顺大他们命运的一场复杂的斗争开始了。这是新时代和旧时代的斗争，一个关乎谁上来和谁下去的斗争。

这是一场奇特的搏斗，并不是常有大炮轰鸣，也不是时时短兵相接，有时激烈，有时缓和，有时甚至近于无声，但一直持续下去。

音乐对那一步一步走来的新时代加以赞颂，对那每一步，哪怕是轻轻一小步的步履声都加以刻画。

然而那个用最強音嘶哑地喊叫着的旧时代却赖着不肯离去，就像影子一样纠缠着新时代。旧的精灵变幻着外形，忽而狂暴，忽而乞怜，忽而威吓，